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大甸风云

钟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大甸风云

钟涛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甸风云 / 钟涛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9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

ISBN 978 - 7 - 207 - 08421 - 7

I . 大… II . 钟…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256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装帧设计:李 梅

大甸风云

Dadian Fengyun

钟 涛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21 - 7/I·1094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总 序

《黑龙江红色历程丛书》和《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策划、设计、编辑、勘校,即将付梓。两套丛书共13部,都是以黑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取自由解放和开发建设家乡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推进的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两套丛书是我们献给共和国六十华诞的礼物。省作家协会、省文学创意中心为两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苦的努力,省新闻出版局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相信这两套精品图书的出版一定会让更多读者走近黑龙江,进一步增进对黑龙江历史文化的了解。

(一)

黑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演奏过雄壮威武的华章。

1996年考古学家测出在阿城交界镇石灰场洞穴遗址中出土的有人工凿痕的梅氏犀化石距今有17.5万年,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黑龙江地区就有人类生存。大约4000年前后,黑龙江流域就形成了肃慎、濊貊、东胡三大族系。《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以后东胡、濊貊也同中原华夏各民

族建立联系,推帝舜为共同的首领。

据历史学家统计,《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等六部史书中所记载的朝代,都是发祥于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现象。在历史的演进中,黑龙江各民族形成了刻苦勇敢、不怕困难、勤劳朴实、直爽豪迈的民族性格,对于造就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壮大,功不可没。

自清代以来,黑龙江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业绩。在17世纪中叶,清将萨布素等击败沙俄侵略军,取得雅克萨之战的胜利,迫使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请和;1931年11月,马占山将军指挥嫩江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在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有9个半军在黑龙江大地浴血奋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派出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20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两万干部、10万军队进入东北,开创东北根据地。经过剿匪、土改等工作,1948年春建成了拥有1400万人口的根据地。黑龙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完整省份,哈尔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地方大城市电台;在解放战争期间,黑龙江直接参加主力部队和作为地方武装介入主力部队的人员达70多万人,建立了铁路军需运输线,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黑龙江人民对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块黑土地上创造了令世人至今不忘的壮举。1953年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的22项落户黑龙江。向亘古荒原进军的“北大荒”的开发,向“陆相盆地”要石油的大庆的开发,向风雪高原要木材的大小兴安岭的开发,使黑龙江成了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石油生产基地、木材生产基地、煤炭生产基地等等。那个时期,黑

龙江累计为全国提供了二分之一的原油、三分之一的木材、十分之一的煤炭、三分之一的电站成套设备、二分之一的铁路货车及大量的商品粮。

悠久的历史、英勇壮烈的革命历程和破天荒的开发建设历史,积淀出黑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升华为黑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黑龙江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受到世人的瞩目,但在有些人的观念中,仍认为“黑龙江是‘北大荒’,少数民族生产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文化,在历史上没有多大影响”。实际上这完全是对黑龙江历史文化缺少了解的片面认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匡正这种认识,将黑龙江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7年,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深入开展了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调研,共梳理了包括民族历史、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大历史事件、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文献、地域风情、文化名人、流人文化、开发建设、红色历程在内的十大系列。2008年又专门召开了黑龙江省深入挖掘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研讨暨工作推进会,成立了包括文学、影视、舞台、造型、动漫及网络游戏、民间民俗工艺品、出版、旅游等八个创业中心,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黑龙江的历史文化资源以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进行展示和呈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制作推出了《破冰》、《千钧一发》、《腊月雪》、《北大荒》、《松花江上》、《红雪》、《解放区的天》等一批影视艺术作品,《风刮卜奎》、《鲜儿》、《靺鞨春秋》等一批舞台艺术作品,《龙娃》、《雪娃》等原创动漫产品,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我们期待随着更多以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问世,黑龙江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认同。

(二)

文学是艺术的母体,是舞台、影视等其他文化艺术作品创作的基础。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文学资源,繁荣发展黑龙江的文学创作,是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

黑龙江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厚的根基,仅现代以来就形成了几次高潮,涌现出许多名家名作。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日伪对黑龙江实行长达14年之久的法西斯殖民统治。金剑啸、罗烽等革命作家行动起来,团结白朗、黄田、达秋、萧红、萧军等进步文学青年,积极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塞克的《流民三千万》等影响很大。东北抗日联军在不断打击日伪的同时,为鼓舞斗志,李兆麟、周保中、于天放、陈雷等抗日将领以笔作刀枪,创作了《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露营之歌》等作品,广为流传。东北作家群是东北沦陷时期最具有光彩和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作品被称为“东北流亡文学”,萧红、萧军、白朗、舒群、达秋、罗烽、金人、姜椿芳、高兰等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日伪统治下的人民的苦难与抗争,呼唤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的作品。这里最具影响力的是萧红,她生命短暂,命运多舛,写作十年,文字百万,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鲁迅先生在为她的《生死场》所作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作为黑龙江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巨星,萧红在中国文学史中熠熠闪光。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解放区文学是黑龙江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随着延安大批作家的到来,流亡作家的回归,坚持在沦陷区的黑龙江作家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使得黑龙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大众”和“大众文学”共同繁荣,军旅文学、

工农文学、市民文学,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精彩纷呈、硕果累累。周立波、刘白羽、李纳、李克异、草明、颜一烟等著名作家的传世之作不断推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直接接触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用他参加土改的亲身经历,把小说写得细致真实,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独具东北特色,至今为广大读者喜爱。这一时期的黑龙江文学创作活动,为黑龙江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建立十七年,随着北大荒、大小兴安岭、大庆、煤矿的开发,工业基地的建设,丁玲、延泽民、聂绀弩、艾青、郭小川、曲波、吴祖光、乌·白辛等文学界大批顶级名人落户黑龙江,他们吸吮着黑土地的养分,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林海雪原》《雁飞塞北》《大甸风云》《原动力》等,令世人瞩目,形成了军旅作家群、北大荒作家群、林业作家群、石油作家群、产业工人作家群、农民作家群等创作群体。20世纪60年代,数十万知青来到黑龙江,为黑龙江文学注入生力军,黑龙江成了以梁晓声、张抗抗等人为代表的知青文学的发祥之地,涌现出《年轮》、《今夜有暴风雪》等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造就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中坚。新时期以来,黑龙江的文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学活动、作品创作、队伍建设都在全国很有影响。自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黑龙江作家作品获奖覆盖中宣部、中国作协设置的所有奖项,至今共获以上大奖35个,令全国文学界刮目相看。

可以讲,黑龙江文学创作脉络正在以蓬勃的势头向前延伸。

(三)

为了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文学资源,推动我省文学事业加快发展,为繁荣其他各门类文艺创作奠定基础,创造条件,2008年我们启动了打造萧红系列文化品牌的十项工程,正在编辑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拟设置萧红文学奖,成立了萧红研究会、萧红文学

院,正筹建萧红纪念馆、萧红文学馆,等等。打造“萧红系列文化品牌”是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一号工程,目的是要通过萧红的研究工作和萧红的纪念、宣传活动,打出萧红这张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文化名片,纪念这位对黑龙江文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女作家。同时,继《黑龙江红色历程丛书》和《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之后,我们还将策划出版东北作家群丛书,推出金剑啸、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等作家的作品。黑龙江文学资源的挖掘整理保护利用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后,将坚持不懈地开展这项工作,以此带动黑龙江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断扩大黑龙江的国际文化影响力。

我省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文学上还是生活中,这片黑土地都给我注入了深厚的基础,我的写作离不开这片热土。”我相信,黑龙江这座文学的富矿,一定会为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宝藏。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才华有作为的作家,能够潜下心来熟悉和研究我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创作一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黑龙江原创文学作品,造就一支熟练驾驭本土历史文化题材和现实生活题材的艺术创作队伍,形成几个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创作流派,从而为黑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画卷铺就厚重的底色。

我愿做作家们的后勤部长,真诚地为作家们服务。

浏览两套丛书,有以上想法,是为序。

衣俊卿

2009年8月

“黑龙江开发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 任：衣俊卿

副主任：潘春良 赵勤义 王进敏 李曙光

委 员：龚江红 黄树峰 王立民 朱德宝

许晓春 梁志民

目 录

总序	衣俊卿(1)
----------	--------

楔子	(1)
----------	-----

第一卷

第一章 踏荒者	(7)
第二章 接待站	(50)
第三章 荒野的号角	(77)

第二卷

第四章 春讯	(115)
第五章 开心钥匙	(142)
第六章 在困难面前	(181)
第七章 严谨	(200)
第八章 任性	(225)

第三卷

第九章 冲击的火花	(253)
第十章 我们播种幸福	(282)
第十一章 峰回路转	(317)
第十二章 黄金季节	(365)

没有完的结尾	(388)
后记	(392)
后记	曙光(395)

楔 子

这是一年的二月尾上,冬天最冷的日子。在北纬四十七度以北的北大荒,这一年,雪下得真大,整个草甸子就像盖了一床又厚又大的雪被子。乍一看,天和地都分不出界线来了:天是白花花的,地也是白花花的,白得发蓝,白得刺眼。经过风化了了的雪,表面上结了一层硬壳。晴天,不怕冷的乌鸡,比归林的老鹅还多,一群群地落在雪地里,走走停停,找那被雪埋住的草籽,吃饱了,就咕咕地叫几声,自由自在得很。大雁还没回来,黑瞎子也在深山密林的洞子里冬眠,难得上大甸子来一趟。这片一望无边的空旷的雪野,就是它们的世界。

这是一片几十里、几百里一眼看不到边望不到头的大草甸。从地图上看,草甸子的北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挠力河,南面横着迤延几百里的完达山。草甸子里多少年来就没有什么人烟了。据说当年抗日联军在这里有过一些活动,可这只是一些传闻,没有人确实知道他们在哪里停留过。可靠的是刚光复不久,有过一支剿匪部队,曾经坐着爬犁,几天几夜的连续行军,穿过这个大草甸,奔袭猫在甸子里的土匪。多少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这个荒凉的大草甸子,却长久地成年累月地昏昏沉沉沉睡不醒。

说来也怪,在这样的草甸子里,居然住着一户人家。在一条冰封雪锁的小河汉子边上,只要留意一点的话,你能看到,露在雪被

子外面的,有一排尖尖的用白桦树干削成的树桩子插在那里。这是打鱼人挡的鱼梁子。离这梁子不远,有座说方不方说长不长的矮趴趴的草窝棚。窝棚顶上积了那么厚的一层雪,远看,活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颗白蘑菇。看来这就是打鱼人的家了。鱼梁子挡在这样一个地方实在叫人纳闷。它东南北三个方向,一去几百里,既无通路,又无人家,唯一和内地联系的西边,虽然有座县城,可离这里至少也有四站路。每年冬天,边远小城的土产公司有那么一两批爬犁到梁子里来拉鱼,顺便送来够一年用的油、盐、醋、酒。那最快的四套马拉爬犁,从太阳刚露头就起身,到太阳没入老林里才投宿,不遇见什么意外,也要跑两天足路,把马跑得毛皮精湿;要是人步行的话,就得花上四天功夫啰。夏天,草一长起来,草甸子里到处是水,那就别想往里进了。

这样个地方,会有什么入长年住下呢?

草窝棚里头,大白天也是漆黑漆黑的。特别是刚从雪地里进来,就什么也看不清楚,过了半天才隐隐约约地分辨得出来,进门左边是一铺土炕,炕上连一领席也没有,堆满了茅草和打鱼的叉子、篓子,炕对面泥墙上挂了几片网,一边角落里堆着船篙船桨,都是打鱼的用具;另一边角落里是一些镢头、铁铤、锄头、镰刀之类庄户人的家什。看来房主人还兼作点农活。不管他是打鱼的也好,种地的也好,反正不大像会过日子的人。窝棚里,土落得有铜钱厚。无论是房顶上,墙壁上,尤其是安锅台的那个角落里,都叫烟熏得黢黑黢黑,沾在蛛丝网上的扬尘,有时一串一串地掉下来。屋子里有股霉气味、汗酸味,还有一股特别冲鼻子的鱼腥味。早晨,窝棚里冷稀稀的,隔夜烧过的炕早就凉了,乍进屋子,你会以为里面好久没住过人呢。

其实在堆得很高的杂七杂八的家什后面,在那最深最黑的炕角里,还有个又瘦又小的人躺在里头哩。那破得露出棉花瓢子的被筒,像卷着一张煎糊了的荞麦饼,油渍麻花、乌漆墨黑的,很难

说躺在里面还能有点暖和气儿。

现在打被筒里钻出个干巴老头来。他裹上一件千补万纳、黑得发亮的空心棉袄。这袄，棉花瓢子拖在外面，扣子也扯光了，只好拦腰扎条布带。他齐腿肚打上半截绑腿，脚上登着一双皮靽鞢，上身披一件光板脱毛的老羊皮大氅，头上戴顶火红狐狸皮风帽。这一身穿戴，倒挺有那么一股特殊风味儿。

这老头的面相，是叫人看过一眼就能刻在心上的。那皱纹，密得像桑叶脉，从眼角开始直爬到腮帮上，把嘴角上几根稀稀落落的花白胡子也往下拉了。眼眶子深得像酒杯，只那两颗眼珠使人感到和他的老态颇不相称。这是一对老猎户的眼睛，那么精灵，野地里有一点点动静，就滴溜溜地转开了，耳朵听不到的声音，这双眼却可以看出来。这又是一对老渔人的眼，它能从一个水花、一个漩涡、流水的颜色，分辨出已经是什么季节，是马鲛鱼溯流上来产籽呢，还是鲫鱼下江捕食，或是冰凌就要下来，到了该撤去鱼梁子的时候了。除此之外，老头还有一双老庄稼人的眼睛。这里没有气象预报，也从没用过日历，就凭这双眼，有月亮天看月亮：初三初四蛾眉月，十五、十六月团圆；没月亮看星星；这满天星斗就是一本翻不完的天书。再不然，一年四季，野地里有的是花草树木，那打残雪堆里开放出来的冰凌花，不是给春天报信的吗？那草甸子上的蒲草扬花，不是宣告寒霜驾到吗？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就凭他这一打量，准能猜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老头儿就这样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地过着，他自己也忘记度过了多少岁月！

这一天，算是老头儿多少年来最不平静的一天了。他饭也不吃，火也不生，懒洋洋地从墙角里操了把铁铤，来到窝棚后面的高坡上。从昨天月亮贴着太阳转了一天看来，该是又一年的新春初一了。每年这个日子，他既不能和亲人在一起吃一顿热热闹闹的团年饭，也没有什么邻舍好去拜年，总是在屋后坡上坡下，走呀转呀的。一会儿站在那里看看天边，一会儿这里戳戳，那里搅搅，好

像是要找什么。在这个荒凉的旷野里,有什么好寻找的呢?难道他真丢了什么珍贵的东西?或是还有点什么盼头?半后晌了,他手搭凉棚看了看快要落山的太阳。这会儿,他既没有哀伤,也没啥留恋地看了周围一眼。周围的一切,仍和往年一样,山还是那样的山,天还是那样的天,冰雪覆盖的草甸,还是那么白茫茫的一片,唯一不同的是体力早已不如当年,下坡的时候,腿肚子都直哆嗦啦!

北大荒,早年流传下来许多荒诞无稽的故事。传说中,那些在深山里挖参的,森林里扛大木头的,窖鹿的,套孢子的,还有猫在山沟里开出小块地来种大烟的,人们统统称这些人为跑腿儿的冬狗子。但这已是久远久远的传闻了。这个在荒草甸子上的打鱼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是什么力量把他拴在这里?这大年初一的早晨,这么孤单地等待着什么?

这谜一样的荒草甸子,谜一样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揭开它的秘密呢?

第一卷